

II/III 汉图文化
HANDIA READING

21世纪中国新锐少年作家作品选

男生卷

90年代宣言：只有我**最新锐**！只有我最**IN**！你们都旧了！
最具动感与想象力的90年代少年作家作品精华！
名作家**张悦然**、**章元**倾心推荐！

青春正传

新华出版社



序一：他们的春天将要到来

张悦然

这套书的作者，大多出生于80年代后期，在青郁却闷浊的校园里读书，也与我的中学时代一样，他们说着寂寞写着寂寞，却又在寂寞中孤芳自赏，生出剔透灼亮的新鲜叶子。我想，他们的春天是要来到了。

这些文字的主题是多样的，有的是真实记录他们正在经历的中学生活的，有的是完全虚构的奇幻故事，有的则是悬浮在真实地面与虚构天空之间的文本，不管怎么说，它们都是别致，独特的，作者匠心独运，在不知不觉间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作为一个刚刚走过这段时光的人来说，我也许可以更多地理解他们的忧伤，孤独，以及一次次对人世的失望。我知道这是成长中无法逃避的一场崩塌和陷落，世界总是比孩童眼中的更多尘埃和陷阱。他们一路默默接受，承担，就是这样变了嗓音，阔了肩膀，成了那个对世界带着略略敌意的少年。因此，在蜕变之前的时日，少年的心是最柔软的，像是蒙上一层薄薄的雨般地冰凉。冰凉又柔软，这样的心灵是最柔软的，轻轻地触动便可使这心变了形状，失去了先前平衡的姿态。

我还记得曾经我的柔软心灵，那时它是无邪的小动物，毛茸茸，有着长期孤单留下的深深阴影，潜在眼瞳的深处，不曾与人说起。便是那个时候，我开始写作。我的开始便是愁苦的，郁郁寡欢，字字试图索取别人的痛与眼泪。那是一种恶狠狠地倾诉，定然是要听者感动，那感动是多么虚弱又是多么真诚的馈赠，鼓励着我走过一程又一程。这是颠簸的一路，我们练就了强健的体魄，也练就了坚实的心灵。我知道核桃就是这样成熟的，褐色的壳子没有一条缝隙，内在与外在的世界是彻底隔绝的，刺痛它的心是多么艰难的事情。但我也记得少年时曾看到坠在树枝上的核桃，青涩的，柔软，



有丰富的汁水。我现在知道，那时它很茫然，也很痛。在最美丽的年月里，我们因为看不懂，逃不走，所以终究是要承受那么多的痛。这美正因为美得无人喝彩，所以才是极艳的美，才是时间流转中沉淀下来的微水晶，闪光的砂石。

谁是我们的敌人？少年时，我们总是那么敏感地发现自己的百般不是，那个时候，定然是不能释然的，于是耿耿于怀，自己和自己作战。我的心灵柔软因我们容不得自己的不是，容不得自己的平凡。待到长成之后，我们逐渐变得麻木，也终于原谅了自己。我们不再把自己当做敌人。我们把自己的所有东西包裹起来，藏起来，然后开始与外界作战。我们不再注视自己，也不再能够开启自己。这是一个永沉海底的箱子，里面有早年你一次次阅读的柔软心灵。

我看到这些少年蹦跳雀跃的心灵，这似曾相熟的白色小兔。他们的文字将是有关海底箱子的唯一痕迹，是不能濒临消失的微弱言语。成这本书，不管别的，至少可以收藏起来这些伤心的影子，叹息的标本。那么，即使路无法重游，曾有多么敏感曾有多么忧伤，这书都有记录，并与人分享，这样，便如人们都看了他们最美的时刻，不会枉费。

这本书中，从个人欣赏角度来说，我尤其喜欢谢刘斌、李亚坤两位作者的作品，在此，我不想更具体地评点个人作品了。因为在写作之处，那种爆发的创作热情是不容旁人评价的，而评价相对于这种热情，又是多么单薄的东西，留待日后停顿下来，再慢慢想和探讨吧。在他们将至的春天里，但愿热情能带他们走更远一点的路。走至落英缤纷，走至无人抵达的桃花源中。

张悦然

2005年8月19日



序二：青春的战车

章元

我渐渐养成了不看作者简历的习惯，原因很简单：已成名的作者自是不必说，他们的简历已随着新书的问世、各类文学期刊的发表、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道公之于众，搞得人尽皆知。他们的简历是不需要看的，依我看，连写的必要都没有，省得落下炫耀的嫌疑。而新人的简历往往很可怕，看了是要眼睛痛的。我这么说并没有贬低新人的意思，简历毕竟是一个让别人了解自己的途径，而我有此一说，主要是因为有的新人把简历写得跟房地产商的售楼书似的天花乱坠，除了年龄，别的尽可以当成《哈利·波特》来读，所以也就难怪我养成了这种习惯。

但颠覆这一习惯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读着手中这部《21世纪中国新锐少年作家作品选（男生卷）》，我忍不住每读完一篇或长或短的文字就要掉过头去看一眼作者的简历，我为他们的年纪是如此之轻而惊讶（尽管早已知道他们是“少年作家”），更为字里行间中所表达的内容而震撼。他们的迷茫、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疼痛，究竟从何而来？我很想从他们的简历中寻找出蛛丝马迹，探究他们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让他们写下这样令人惊诧的文字？又是什么使他们有了这种力量，这种用全部激情书写青春的力量？他们的文字犹如一部轰轰作响的战车，已经起程了。

这些少年作家的作品所反映的生活题材相当广泛，有梦境也有魔幻，比如卜瑞的《圣火祭》；有现实的生活，也有网络空间；有学生味十足的成长历程小说，也有农村生活，比如李亚坤的《陈四的失踪》就是一篇地道的农村题材小说。从题目看来本应作为主角的陈四，在这里却彻底充当了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他的两次失踪有很大的不同，一次是主动，



一次是被动，但他为什么要选择失踪？他又是怎样失踪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失踪让作者有机会细致入微地为读者展示一幅逼真的乡村生活画卷。我认为，李亚坤的这篇小说已经成功地将读者带入他所设计的文本语境。

读罢这些小说，感觉他们的共同点是语言的美轮美奂，但在叙述风格和写作手法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文章流光溢彩，有的则力求朴实无华，有的语言诙谐幽默，有的则始终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哀伤与压抑。像于雷小说中所表现的主题都如他简历中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悲情主义者，那种闷住了的痛，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诚然，这些少年作家的年纪都很小，这就决定他们不可能有很大的阅读量，以及深刻的生活体验，作品难免显得幼稚肤浅，流于普通个人感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又出身于网络，在纯文学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的更是凤毛麟角，他们的作品也就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憾。有的作品很难与学生优秀习作分别开来，有的作品表现出过分的自恋与矫情，而有的作品又显得无病呻吟。毫无疑问，无论是他们的人，还是他们的文字，全都是不成熟的。但在这“不成熟”背后，隐藏的是他们对文字敏锐的直觉，以及对文学最执著的热情。

现在的“青春文学”多如牛毛，“少年作家”更是层出不穷，凡是亮这种旗帜的，无一不被扣上炒作的帽子。作品的好坏、作者是否有才华倒是次要的，文学与否、作家与否，这些空洞的头衔反而成了争论的焦点。我并不想评价这种争论究竟是对是错，有无意义，我只记得余华在苏州大学演讲时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首先要建立屁股和椅子的友谊，而且是长时间地建立这种友谊。”在这个浮躁的大环境下，这些少年刚刚和椅子建立起友谊，作为成人的我们，就要把他们过早地卷入这种与创作无关的纷争吗？属于他们的、也只属于他们的青春才刚刚开始，他们驾驶着青春的战车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条荆棘坎坷



之路，我想，我们能够做的，也只是多一些期盼、祝福与宽容罢了。他们的战车可以开到多远，一切全看他们与椅子的友谊有多长久了。

2005年8月9日



序三：90后，不可忽视的文坛新势力

刘士舜（小堂）

作为一个爱好写作的人，最大的心愿应该是希望自己辛辛苦苦写出的文字变成铅字。有一天，当自己逛书店的时候，看到一段熟悉的文字，最终发现原来是自己写的，一个个文字像是还带着温度，就像身上的一个个细胞，在纸上欢快地舞蹈。那种美妙的感觉，也许只有作者才能深刻体会。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群“90后”孩子写的文字，对于他们，此时的心情很是欣慰，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很迫切，就像我的书第一次得以出版。

身为“80后”的我，应好友之邀，在丛书出版之前，为这套书写点东西，说实在的，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殊荣。我不敢，也没有资格评论他们的文字。我只想和他们一起分享这份快乐。

对大家来说，“90后”是一个很新鲜、很朦胧的概念，当然这和最近几年“80后”作家成为文坛一股强大的力量有着不可分离的关联。一年多前，“80后”正红的时候，我就想过，在不久的将来会不会出现“90后”这个概念，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我没有权利去评判“80后”、“90后”的好或坏，也不要拿他们去相比，这本来就是两个因作者年龄而出现的概念。

我一直觉得年龄和文字好坏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内在的关联，我们不能因为某个作者年纪轻，就一棒子说他的文字不好，或者怎么。其实，一个作者能够坚持写，能够把自己的文字拿出来让那么人看，这就需要很大的毅力与勇气。

既然他们有勇气，我们为什么不给他们以鼓励与支持呢？



几年前，“80后”还是一个弱势群体，不被人看好，可是转眼间，他们成了一个话题，一种现象，创造了很多个奇迹，让很多资深的作家也刮目相看，发出赞叹之声。从一开始的默默无闻，到今天的众人吹捧，他们走了一条很漫长的路，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柱是什么？

我认为那是一种信念与坚持。这一点，作为“80后”的我深有体会。

曾经，我有过美丽的梦想，也破灭过。我梦想着有一天自己的文字能够被人认可，可满怀信心却惨遭冷嘲热讽到亲手毁了十几万字的书稿，曾一度认为我不再写作了。直到有一天，一位读者告诉我每个夜里是我的文字陪伴她入睡的，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并不是一无所有，因为这封信，因为一句话，我选择了一直写下去，我坚信，只要有恒心，哪怕再黑的夜也会迎来光明。

我确信，已经成功的或者正要成功的“80后”写手，在他们心中应该有着这样的信念。当然，也包括《21世纪中国新锐少年作家作品选》中的这些所谓的“90后”新锐小作家。

说实在的，他们让我很吃惊，一开始我也只是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去看这些文字的，可是从我看完第一篇文章之后，我心底竟然油然而生起一种迫切想看下去的情绪，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美妙感觉。

在他们的故事里，我看到了一幅幅出现在文字之外的美丽画面，还看到了曾经的熟悉感觉，那么年轻，那么有活力，我仿佛看到了文字在自己面前跳跃着。

我并不敢说他们的文字怎么怎么好，但我们必须得承认那是他们用心去写出来的。他们在发挥着自己的想象，他们在书写着自己的真实故事，他们在倾诉着自己的内在感受。他们把积压在心底的真心话，以文字的形式展现在我们每个人面前，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他们，这无疑是一种正确的方式。

在这个短暂又漫长，痛苦又幸福，平淡又坎坷的人生旅



途中，让别人理解很不容易，有时候我们的一个决定，一种想法，在心中酝酿得很完美，可到最后才发现并没有人懂得我们的意思，那是多么悲哀的事啊！

这个社会，有很大一部分人，正在扼杀我们大声说话的权利，所以很多孩子选择了以文字的形式发泄。我经常和同龄孩子沟通，他们和我一样，不是没话说，而是找不到贴心的对象，这无疑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写作有时就像一把利剑，让很多手无寸铁的写作者，勇敢地站起来，但写作又会像吸血鬼，让毫无准备的写作者不能躲避。

在这套书中，这些小作家们把文字当做了武器，他们在文字中天马行空、畅然翱翔。我花了几天时间，很仔细地一篇篇看，我很欣慰，他们的故事有让我感动的，有让我觉得想抿嘴一笑的，偶尔也有让我像是来到了未来世界的。

他们的大胆尝试，他们的奇思异想，让我很惊讶现在的孩子到底需要怎样的新鲜事物，他们正在受着怎样的熏陶。虽然，我并没比他们大几岁，但是我看到了我们之间的明显差距，这和很多老一辈作家看到“80后”作家群体一天天强大起来的感觉应该是一样的。

我想说的是，“80后”也好，“90后”也罢，这应该是时代发展、进步的一个产物。

有人说，“80后”的年代即将结束了，我不这么认为，只要我们这些作者始终坚持写作，只要还有人支持我们，我们始终存在着。

我们并不是为了“80后”这个飘渺的称号而写作。

虽然，我们的文字没有老作家的老练，也没有什么技巧，但我们并不想自己的文字以后能被多少人记住，甚至获得什么奖，我们只是在说自己的故事，讲自己的心里话，让更多人走进我们的内心世界。

我们现在也无法评价这么早就让这些孩子经历出书是好是坏，但我只想和那些所谓的评论家们说句我们这个年代人



的心里话，我们只是很纯粹地想让更多人去分享自己的文字，仅此而已，你们不应该把我们的文字定位在很高的位置上。

所以，我们并不不要去扼杀这些小作家的智慧，反而应该给他们一个宽敞的空间去发挥，比如这套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我也要给和我同龄的作者以及比我小的爱好写作的作者们一个建议，不要为了出书而写作，更不要因为写作而放弃了很多。虽然我们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但不要盲目跟风。

我相信，这套书的出版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也相信将来，在这群小作家里能够涌现出一大批值得我们骄傲的人才。

90后，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文坛不容忽视的新势力。

2005年8月10日 于温州



序四：与青春不期而遇

付良举

这是一群少年作者的集体宴会，他们一个个微笑着，从远处走来，聚集于此，文字是他们的翅膀，追逐是他们的欢乐。他们用自己手中的笔去书写自己心底的故事，无疑，这是值得期待的。

去年四月，与武汉的一位作家朋友在交流对时下作者日渐低龄化，但是所出作品市场业绩却十分不错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观念出现了极大的分歧，这是有关文学创作观念的一次分歧，最终的谈话不欢而散。我不否认生活是每一个从事写作的人的创作源泉，但我更赞同让那些所处那个年代的人去写他们自己的故事，毕竟他们比我们清楚，他们更需要怎样的文字，毕竟他们正在深切体会，而我们已经远去。这是个更新迅速的时代，过于固执地向他们灌输某种创作理念，告诉他们该如此，而不该如此，除了遭到他们的反驳，并不利于他们个性的发扬。

孩子是没有错的。

虽然收录到这本集子里的作品，如同本书主编卢先生说那样，“它们均出自少年作者之手，其成熟度和完美性肯定无法与名家的相比拟，它们中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缺点，有的甚至是很明显的弊病。但其中蕴含的灵气和才情，不得不让我们由衷赞叹。”

但我想卢先生的话就足够解释一切，谁都没有理由去抹杀那些来自孩子心灵深处的东西，当他们热爱文字，并愿意去用笔写下自己心中的故事，我们不能笼统地因为商业行为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明星少年作家，不能因为商业行为的过分喧闹而去忽略那些依旧在辛勤写作的孩子。作为我们，除了



指引之外，更多的需要鼓励，给他们宝贵的机会。

无疑，《21世纪中国新锐少年作家作品选》得以出版，正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我一篇一篇仔细阅读着这本集子里所收录的所有文章，一次次被打动，或是暗自微笑，《圣火祭》、《我们的猫儿》、《轨迹》、《在天亮之前死去》、《特洛伊演义》、《李白》……在这里有着天马行空的幻想，有着对生活友谊的珍惜，和对未来对人生的思索。很多时候，我都在思索写作的目的，倘若说，文字仅仅表达了作者对情感的一种宣泄，那无疑是片面的，每一位作者在书写的过程，不经意地便糅合进去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这种东西承载于故事本身，便成为思想。

如前所说，成熟需要磨练，每个人都经历过成长，所以，在文学的道路上，稚嫩并不是缺点，那些下笔就能书写出深刻人性的作家只是存在于神话中的神笔马良。所以，我无意去评说他们文字，及故事的本身，我知道，每个人都是从他们这个年龄走过来的。在他们的身上，有我们曾经的影子。

相反，我却格外喜欢如同这本集子里收录的，由这群少年作者们写出的文章，他们空灵洒脱，他们无拘无束，率性而坦然，肆意挥笔。在他们的个人简介中，我看到了激情在跳跃，仿佛一颗颗年轻而无畏的心。

“梦想成为优秀的漫画小说创作人。”、“从那时起，我想让自己的文字充满深邃的思考，充满宿命色彩。这很难，但我会努力。”……我想，无论大师名家，或是少年作者，激情才是创作最为主要的东西，而这些激情全部缘于对文学的执著。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几年前的自己，我也如同他们一般，因为对文字的喜爱而坚持，而继续。但是，我却不得不承认，写作是一件极其辛苦的事情，写作之路是一条铺满荆棘的路，它根本不可能一帆风顺，它不同于一场时装秀，当灯光完全黑暗的瞬间，所有人都悄声退场，没有负担，只有解脱。写作恰恰相反，需要自己在孤独中承受煎熬，而这



种精神上的孤单并不是每位作者所面对的唯一困难，也许在以后的路上，所遇见的困难是无法想象的。为了破茧而出的那一刹那，在写作的路上，有太多人用一生去酝酿与等待。

在我身边的朋友之中，有很多同样充满灵性并始终默默写作的人，在作品完稿之后，他们会为了作品的早日出版而四处奔波，期间耗费的心力远远大于创作本身，即使如此，他们并没有放弃。我曾笑问过一位朋友是否有朝一日会放弃写作，他豪迈而不失自嘲地说，哪怕此生作品永不见天日，他也不会放弃，他说，这是一种心甘情愿的痛并快乐。

是的，他说，这是心甘情愿。

在我的一本书的后记中，我曾说过，没有谁去勉强谁，这个世界需要的只是心甘情愿，对于写作尤其如此。这或许就是一种希望，美丽只是缘于希望的存在，而信念则是支持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

但是，我却真心的希望，那些富有才华的人们能早一天走出暗淡，正如本书编者卢先生所说：“因为我作为一名编辑的同时，更是一位写作多年的作者，我深知伏案写作的艰辛和长期被埋没的苦痛！说实在的，在我们这一行内，应该多一点雪中送炭，少一些锦上添花。……我认为真正优秀的批评家和编辑，应当去砂砾里发现和挖掘金子，而不是面对已挖出的金子赞不绝口！”

对于这样的编辑，我致以最高的敬意。尽管我私下认为年轻作者过早的拥有太大的名气对个人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年轻，过多的名誉会影响他们以后的创作道路，但同样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清楚一点一滴的鼓励对于作者本身意味着什么，有些人之所以坚持，也许仅仅因为当初的鼓励。

宴会结束后，他们将各自上路，衷心地祝愿这些孩子们，能够坚持着，并且良好地把握自我，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2005年8月10日 于兰州西关



目 录

卜瑞

圣火祭/2

拉达是只猫/10

少年/16

钟又红

十里长街/22

李白/29

潘晓歌

天空游乐园/34

我们的猫儿/42

海之怜歌/51

于雷

轨迹/60

最后一根火柴/65

钢琴/72

欧阳光

神的左手恋上我的右手/86

跳飞机/98

积木盒/105



鲁永志

遭遇爱情的鸟儿/114

在天亮之前死去/120

冬天流失布拉格/128

谢刘斌

流年/142

寻找一只丢失的乌鸦/147

我的前世今生/154

李亚坤

黑皮/166

陈四的失踪/171

青春正传/178



卜瑞，1986年6月出生于南京。喜欢文学，尤其是小说。喜欢金庸、王朔、苏童，觉得他们的文章很经典；喜欢崔健、许巍、二手玫瑰，觉得他们的音乐很震撼。从触网到现在已在各大小网站发表文章约三十余万字，目前是一个尚未成熟的网络写手。有作品在《小作家》、《中华少年写作精选》、《少年文艺》、《美文》、《同学》、《奇幻世界》、《麻辣美少女》、《中学生博览》等杂志发表。



圣 火 祭

我叫冥焰，二十年前流亡到这片雪的世界。我听这儿的人说，这是雪国，魔法世界最寒冷的地方。我才二十岁，一个很小的孩子，一个还不会说话和走路的孩子。我在这儿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一个年迈的老人将我抚养长大。他叫做沧觉，雪国中的幻术师。我喊他爷爷。

雪国成天都在下雪。大片大片的在空中飘散，然后落下，聚集在地上，凝结，铺满了地面，满目苍白，一种很刺眼的颜色。

我小的时候，沧觉总是喜欢用幻术将雪变成很多种漂亮的样子给我玩，有翱翔苍穹的潮雪鸟，有驰骋树林的独角兽，有浑身白色，在大雪中独自行走的孤雪狼。沧觉把这些雪国的动物做得惟妙惟肖。我的童年，在沧觉的爱和这些美丽的冰雕中悄悄离去。

我八十岁的时候，已经会了很多雪国的幻术。这些都是沧觉交我的。我会用手指屏蔽周围的雪花飘落，我会把雪变成坚韧无比的匕首，然后杀人。有的时候，美丽的雪也是很危险的。

一百二十岁，在魔法世界已经是成年。我一百二十岁的时候也变成了高大的成年人，头发变得很长，沧觉总是抚摩着我那火红的长发，说，冥焰，你知道吗，你长得很英俊，和我年轻的时候一样。每次这样说，沧觉都会泛出孩童般天真的微笑。沧觉为我做了一件长袍，火红色的。在雪国里，没有人穿火红色的长袍，在整个雪国里很少有红色，更没有这种鲜艳的火红色。

我的头发是火红色，而其他的人的头发都是淡雅的水蓝色。沧觉也是一样。我不知道我是否属于这片雪的领域。

我曾经问过沧觉，爷爷，为什么我的头发是火红色，而你和雪国的其他人的头发是水蓝色？

沧觉摸着我的头发，说，冥焰，我的孩子。你不是雪国